

人民诗人，人民怀念

写在裴多菲诞辰200周年之际

周东耀

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！”这首《自由与爱情》，是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·山道尔在24岁生日时写下的座右铭。

在匈牙利，裴多菲的名字与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热爱自由紧紧联系在一起。今年，是裴多菲诞辰200周年。

3月15日，在首都布达佩斯，裴多菲出生地小克勒什等地，人们举行集会，纪念1848年革命和自由斗争175周年，怀念为国捐躯的伟大诗人裴多菲。

从人民中来

1823年1月1日，裴多菲诞生在匈牙利南部蒂萨河大平原上的小克勒什市，距布达佩斯大约150公里。笔者在匈牙利工作期间，到访裴多菲故居十几次。

小克勒什市只有一万多人，街上车辆行人不多，很安静。距离主街不远，有一座用芦苇盖顶的房子，坐落于一大片瓦顶砖墙的建筑中，显得尤其别致、简朴。

这是一座典型的19世纪匈牙利农舍，西墙挂着一块写有“裴多菲生于此”字样的木板。木板下方的窗上，摆放有花环、鲜花。显然，经常有人来这里参观瞻仰。

裴多菲故居有三间屋子。堂屋是做饭、吃饭、取暖的地方，如今保存着当年的土灶以及罐、盆、盘子等器物。东屋则布置成展室，墙上挂着裴多菲父母的画像。

西屋是裴多菲出生以及童年居住过的房间，屋内摆放着一张大木床，上面放有花环。屋里还摆着一张桌子和一个柜子，柜子上放有一个典型的匈牙利毛皮酒壶。

裴多菲上中学时把姓氏“裴多洛维奇”改了，取头两个音并加上“菲”。后者在匈牙利语中意为“儿子”。裴多菲借以强调他是匈牙利这片热土上人民的儿子。

裴多菲的诗作中常常出现这座房子。尤其在诗人成年后多年在外颠沛流离的艰难岁月，他对祖国、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对双亲的思念，更是流出笔端，跃然纸上：

“多瑙河畔有一幢小屋，啊，它是多么让人留恋！每当我想起它的时候，热泪就模糊了我的视线。”

“朋友，当你经过她的小屋，无论如何代我问候一声。告诉她，千万别为我流泪，上帝保佑我平安又欢欣。”

为人民放歌

裴多菲的创作年代正值革命疾风骤雨前夕。在奥地利帝国封建专制统治下，匈牙利人民生活悲惨，统治阶级却耽于享乐，醉生梦死。他对此作出了辛辣讽刺：

“你简直做不了一个厨师，匈牙利，我亲爱的祖国！你把一边的肉都烤糊了，另一边却完全半生不熟。有些你的所谓幸福公民，撑死了，因为吃得太多，而你许多可怜的穷孩子，却饥肠辘辘地走进坟墓。”

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坚持以自己的风格，斗志昂扬地为人民疾呼放歌。

他讴歌辛劳的双亲，讴歌美丽的大自然，讴歌深爱的家乡和祖国，主张国家独立，主张所有奴隶起来反抗，争取全世界的自由。

1844年，他在著名诗人弗勒什·马尔蒂推荐下出版了第一部诗集，裴多菲的名字随即轰动全国。反动派骂他“来自下层，粗鲁”，人民则以极大热情拥抱他。

他受到这个国家任何诗人、贵族未曾享受的待遇，年轻人甚至用火炬行列欢迎他，以见到他、和他说过话、握过手为荣。但是，他并不骄傲，从不脱离人民。

“啊，人应当像人，实现自己的信仰。

堂堂正正地声明，即使流血也无妨。



▲3月15日，在匈牙利小克勒什，民众在裴多菲雕像前拍照留念，纪念1848年革命和自由斗争175周年。 新华社发（弗尔季·奥蒂洛摄）

坚持我们的主义，主义更重于生命。宁愿生命消失掉，也要声誉永长存。”

在匈牙利工作的日子里，笔者真切感受到裴多菲在人民心中的地位：各地都有以他命名的街道、设施、建筑；书店必有他的诗集；学生都会背诵他的诗作……

一次，笔者乘船沿多瑙河北上，其间与舱中一位中年男子攀谈。他的女儿不过五六岁，竟能脱口背出裴多菲的《爱国者之歌》：

“祖国，我是你的，你的，我的心，我的灵魂；假如我不爱你，祖国，我还能爱谁呢？”

……

她的父亲告诉笔者：“在匈牙利，只要提起诗人和诗歌，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裴多菲，会自然而然地朗诵和歌唱他的诗歌。”

为祖国捐躯

1848年的春天，在欧洲革命风暴激荡下，匈牙利也酝酿着反抗奥地利帝国压迫、主张民族独立的起义运动。

3月14日晚，裴多菲在佩斯第五区皮尔福克斯咖啡馆同战友们紧张筹划。翌日，他在民族博物馆前的台阶上朗诵他写就的《民族之歌》，号召人民“起来，永不做奴隶”，揭开了1848年革命和自由斗争的序幕。

“匈牙利名字一定要重新壮丽，值得它自古以来的伟大荣誉。

几个世纪遭受的侮辱和羞耻，我们要把它彻底埋葬和清洗。”

1848年秋，裴多菲离别结婚一年的妻子和体弱多病的孩子，投身于科苏特·拉约什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。他用诗激发士兵斗志，用剑同敌人搏斗。次年7月31

日，裴多菲在同援助奥地利统治者的沙俄军队作战时，被尖矛刺穿胸膛，壮烈牺牲，年仅26岁。

对于自己的牺牲，诗人三年前就曾写道：

“假如所有被奴役的民族，起来反抗，向战场奔去，鲜红的脸，鲜红的旗帜，旗帜上是这样神圣的字：为了争取全世界的自由。

这时候，让我为你死亡，在这激烈战斗的战场上。在报告光荣胜利的时刻，我却已经在马蹄下安息。”

人民无法接受裴多菲在如此青春的年华光荣死去，关于他还活着的说法传遍四方，甚至几十年后还有传闻，只要人民需要他歌唱、需要他战斗，他还会回来。

在十多年的创作岁月中，裴多菲留下800多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以及散文、游记等。在布达佩斯的裴多菲文学博物馆，人们可以深入了解裴多菲的生平及其著作。

博物馆大厅设计颇具匠心：第一间大厅是雪白的，象征着裴多菲纯洁、清贫的童年；第二间大厅是玫瑰色的，象征着恋爱、浪漫的青年时代；第三间大厅是鲜红色的，标志着他从诗人成长为革命者，亲历如火如荼的独立战争；第四间大厅为深棕色的，代表独立战争的失败和诗人的壮烈牺牲。

在革命年代，创作本能的冲动，战斗豪情的勃发，令裴多菲的诗像战鼓一样激励着人民。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，许多志士仁人背诵着他的诗走上了战场。

诗人生前这样说过，他不愿像鲜花那样慢慢地凋谢，像蜡烛那样久久地燃烧，“我情愿是大树，任闪电，任狂风将它劈倒，折断；我情愿是块峥嵘的岩石，轰隆隆地倾倒在山谷里。”

（作者系新华社前驻布达佩斯首席记者、匈牙利语译审）

我还会一如既往地礼赞岁月

张林华

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尝试文学创作的。直到听了著名杂文作家苏烈先生的讲座，又无反顾地爱上了杂文创作后，在许多报刊专栏上，有了我的文章。在这本《一生不过一念》的第二部分“山河何其重”中选录的，大多是这一时期专栏创作的杂文。

我是鲁迅先生的拥趸，喜欢杂文直接、理性、尖锐的表达方式。自此后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钟爱杂文这种文体，也一直在认真尝试写作。

年岁渐长后，我偏爱起心平气和的表达方式，自然而然，我的写作开始向散文领域转变，且多为忆旧题材，以及游历笔记。录照过往，观照此刻，这本来也是文学能担的使命之一。收录在本书第一辑“山水如此淡”里的，便多为性情写作。

老实说，这种创作体裁的转型还是有些艰难，既有挑战性，也有全新的感觉和无穷的乐趣。首先，夜深人静时的回首，让往事呼啸拍案，应接不暇，可说可写的情节实在很多；其次，就写作容量与风格而言，散文较之杂文，叙事可以更从容，表达可以更含蓄。而且，有时候还能在两种文体间自由交叉，仅仅是跳跃这一点，尤其让我乐意，甚至着迷。比如书中的《凤姐到底有没有文化》一文，倘若写成正统意义上的杂文，就会直接、犀利得多。

在余光中先生看来，散文大致分为两类：一类是抒情散文，强调“情趣”，还有一类是论述散文，强调“理趣”。



▲《一生不过一念》书影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散文最易写，因为泛，入门门槛低，谁都可以尝试一番，但同时散文又最难写，谁都能写，写好不容易。

我的家乡位于长三角腹地的杭嘉湖平原，自然条件优越，四季分明，土地肥沃，阳光充足，水源充沛，最适宜

桑树生长。我总想写我的故乡、我的童年，如种桑、养蚕、印染、织布等工艺工匠的见闻，如游历家乡名胜干山的奇闻趣事。为何？说到底，写作是自我的珍藏，真切、真情、真心才是最重要的。对一个有情怀、有才华的作家来说，生活是创作的源泉，而生活本身，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它波澜壮阔的演绎和展示，需要的只是一名作家应有的激情与敏感。鉴于此，文学梦我是不准备放弃了。

《一生不过一念》书中的所有文章，无一例外，均已在国内公开出版的报章杂志刊发过，许多篇还被报刊转载，或曾入选年度精选文集，或侥幸获得某种奖项。我当然清醒知道，文章质量的高下，应该在读者的口碑里、心目中，需要时间来检验。我想强调的是，这些文章得以一一惶惶面世，是经过了一位或多位编辑老师的把关，是他们付出了劳动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些文章，从观点到字词篇章，已不完全属于我个人专属的了。我不太计较编辑对我的文章评头论足，然后掐头去尾，加以删改。我的这份随意，首先可能是缺乏能够把握自己文章质量的足够底气，其次也是一种推己及人的谅解。

有句名言，让我有醍醐灌顶般的触动：“我一直以为别人尊重我是因为我很优秀。后来才明白，别人尊重我是因为别人很优秀。”

一生不过一念。我内心信奉“文学可以改变生活”这一执念，至今依然。如何更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与审美？在多年的笔耕探索以后，我想我已渐趋宁静，渐近明晰起来。“古今多少事，渔唱起三更”，岁月绵长而静好，我自信我还会一如既往地崇敬、礼赞它，还会借助我喜爱的文学方式，一直。

触摸生命的质感

最近，我研读了军旅诗人刘笑伟的诗集《岁月青铜》。这部诗集曾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。诗行间流淌着青铜般铿锵作响的生命律动，燃烧着炉火般激情沸腾的生命精髓。阅读诗集，我的心潮也随之跌宕涌动。

“这是战斗的集群在集结。在辽阔的、深褐色的大漠戈壁疾驰，翻腾起隆隆的雷声。犹如夏日的篝火，用暴风雨般的锤击，为祖国送去力量和赞美。”诗集的开篇《朱日河：钢铁集结》，用有声有色、有光有影的描写，烘托出那场令世人称羨、国人荣耀的塞外沙场大点兵。从“金属浸透迷彩，峥嵘写满军旗”到“延安窑洞的烛火/响彻我们灵魂的四壁”，从“是凤凰涅槃般地浴火重生”到“我们是在强军征程上，品味硝烟芬芳的/年轻的面孔”，从“永远用警惕的姿势抗击阴影”到“我们军人的意义就会永远/在大地上流传，绵绵不绝”，这“钢铁集结”，不仅是号令的集结、使命的集结、力量的集结，更是不朽军魂、不变信念、不屈意志的集结。让这群年轻的生命成为这个“夏日乐章中/最热烈的一节”，如“转折关头升腾的烈焰”，光芒万丈，映照日月。

生命是物质能量和精神能量的集成。诗歌的灵魂在于透视生命的本质，用诗的意象解读精神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“昆仑之所以谓之昆仑/不是因为石头，而是因为精神/不是因为苍凉，而是因为坚守”，在诗人笔下，《昆仑》之魂，就是一代代戍边军人的坚守精神。“在这里戍守久了，肌肉就会像岩石/岩石也会有肌肉的质感与体温/这是坚韧的力量，沉默的力量/把一万吨雷声压进胸膛的力量/把一种信念托举到/天空和太阳之上的力量”，用诗的语言道出了坚守精神的内核和能量，这是动人心魄的精神礼赞。

“比武器更重要的是精神/就像裂变的原子/其实最终释放的是情感/它们如火山一般喷发”，诗人眼中的《铀矿石》，不仅是能产生核裂变反应的“一块神奇的石头/光芒四射的石头”，更是“一块能够决定命运的/沉甸甸的石头”。因为，它承载着志于核事业的人的使命情怀和精神寄托，“会释放出一种强烈的情感”，“用比太阳更耀眼的话语/诉说一个国家捍卫和平的决心”。“阳光是金/雪山是银”“原子城是金/西海镇是银”“金银滩一望无际/遍地是精神的黄金白银”，诗人探访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，走在风光旖旎的金银滩草原，思绪万千，“遍地是精神的黄金白银”的感叹，是对这块神奇土地之所以能够创造奇迹、改写历史，最真切、最动情的告白。

人是生命的载体，写人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。刘笑伟诗歌在反映人的生命状态、展现人的生命意义上，有着潜藏着笔、捕捉精要的艺术开掘。《朱日河和“狼”》是写名扬全军的蓝军旅长满广志，刻画他有“狼的韧劲”“狼的狡黠”，“他把骨头当作琴弦/每个漆黑之夜/在大漠深处敲响铜声/让人听到狼嚎/让人感到‘蓝军’的神秘和可怕”。从“狼”兴象张意，让人物的风采更加活灵活现。《极限深潜》是写有“中国核潜艇之父”盛誉的黄旭华院士，“其实，最深的水是时光/慢慢挤压着他的身躯/他必须长出鳞片 长出腮/长出特殊的脊梁和肋骨/这样才不会被巨大的压力/压出铿锵的声音”，聚焦挖掘“极限深潜”的深层意蕴，彰显人物“早已与核潜艇融为一体/无声地穿透岁月/发出金属光泽”的精神魂魄。《最鲜艳的红》是写坚守孤岛三十二载的王继才、王仕花夫妇，“他们的呼吸，化作阵阵涛声/他们的骨头，弹奏着小岛/渐渐有了黄金的色泽”，“他们每天升起五星红旗”，“为祖国/天天捧出那一抹高于天空的/最鲜艳的红”。这“最鲜艳的红”，透视出他们生命的底色传递的是信念给予平凡生命的无穷力量。

在刘笑伟的诗歌中，武器装备被赋予了生命的特征和意蕴，让军旅诗独特意象的运用和开掘，更具表现力、感染力。《巨浪》刻画核潜艇这一战场制胜的杀手锏，“有时也静若处子/在国家的心脏里/如水一样安眠”，以超凡的艺术想象，生动诠释了用生命践行使命、捍卫和平的坚定意志和决心。《东风》描摹战略导弹这一大国利器，像“钢铁的穿天杨/树干泛着青铜的冷光/翅膀偶尔会如孔雀开屏/翼下万物生长，美丽如斯”，“这是军人送给全体国人的/最为珍贵的礼物——/一束带着露珠的/和平”。《手榴弹》描写这一最古老的武器，“想象着健壮的肌肉群/所见出的圆满的弧线/一阵惊人的烟缕从木柄涌出”，这种由物及人并带有朦胧色彩的表现手法，触发联想，更具张力，耐人寻味。《坦克》表达在军人的眼里，“是我们的另一个生命，他喉咙里喷出的话语，就是我们的青春语言。”借物喻人，托物言志，把军人与武器的关系升华成为一种生命的延伸。

“让生命在星空中铺展/我的血液化为溪流/我的骨头化为刀剑”，刘笑伟诗歌充盈着生命的质感，在细微处，在情深处，展现独特的生命意向和神采。“汗珠和血液提炼出的那种红/忠诚和大爱冶炼出的那种红/仅仅一滴，就会让军人沉醉的那种红”，写驻守西沙的士兵为“祖国万岁”石刻描红，“快于光/旋转的/天空/化为蓝色的箭头/交汇于你的眉宇间”“一瞬间/仅仅一瞬间/因你的技艺超群/战争为你选择了生”，写飞行员进行争夺金头盔的“自由空战”训练，“端午，雪山就是粽子/让寒风的刀一片片割下来/巡逻路上，战士蘸着白雪/一口一口，放在嘴里慢慢咀嚼”，写边防官兵的端午节，“那个神圣的子夜/我们就是锋利的刀/用身影划开序幕/也划出历史的地平线”，写驻港部队官兵进驻香港。“其实，大国的尊严/就在我们的航迹线上延伸/因为有了青春的远航/士兵的生命才会珍贵无比”，写海军官兵遂行远洋巡航任务。那生命的质感，就是军魂、信念、使命、血性的张扬，尽显“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”的诗境追求。

“我的诗歌里，需要带着枪刺寒光的意象/血性，阳刚，每一个汉字/都带着蓬勃的心跳”，刘笑伟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和追求进行创作，表达军旅诗人对生命意识、生命情怀的独特感悟，向着军旅诗歌的艺术高峰攀登。